

“绘本中国”系列图画书评述

王 萍, 王瑞祥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浙江 杭州 320012)

摘要: 图画书是把绘画和语言这两种艺术再创造之后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成功之作——“绘本中国”, 有其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味), 但其在图画讲故事的功能、图文合一性、儿童趣味性和文字的浅易性等几个方面与优秀的图画书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原创图画书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进一步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 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

关键词: 图画书; 绘本中国; 中国味; 中国文化; 原创

中图分类号: I207.8 I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0)01-0038-03

Review of Series of Picture-Draw ing Book of China

WANG Ping WANG Ruixiang

(Hang Zhou Normal Colleg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20012, China)

Abstract: Picture drawing book is a characteristic artistic expression which is re-created on the basis of painting and language. As a success of Chinese original picture book, “Picture drawing Book of China” is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flavor but it is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outstanding picture book in the aspects of picture story telling, combination of pictures and text, interests for children, intelligibility of text. Aimed at producing picture boo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original picture book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excellent works and meet various demands.

Key words: picture book; picture drawing book of China; Chinese flavor; Chinese culture; original

一、图画书的界定

近几年, 图画书对儿童身心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而对于图画书的定义, 儿童文学家彭懿认为: “图画书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是图文合奏……它是透过图画与文字这两种媒介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交织、互动来讲述故事的一门艺术。”^[1]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也提到: “把语言和绘画这两种艺术, 不失特性地综合在一起, 形象地表现为书这种独特的物质状态。”^[2]如果图画书的图画只是用来解释文字的意思, 并不符合图画书的要求, 那只算是有插图的故事书。图画书在台湾多称为“绘本”, 郝广才给“绘本”下的定义为: “‘绘本’大概是一本书, 运用一组图画, 去表达一个故事, 或一个像故事的主题。”^[3]

由此我们得知, 图画书在着重用图画讲述故事传达信息的同时又讲究图画与文字的合一性, 它是把绘画和语言这两种艺术再创造之后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本文中, 笔者将阐述熊氏兄弟“绘本中国”的特点——中国味, 并根据图画书的特点从几个方面分析其存在的不足。

二、“绘本中国”的中国味

(一) “给孩子一个可记忆的中国”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新世纪, 对中国文化的陌生, 对节日和传说的淡忘, 在成人社会已不足为怪, 更不用指望出生在新时代的孩子能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了。目前市面上多是引自国外的图画书, 培利·诺德曼认为若童书中普遍地呈现某些价值观, 容易形成潜藏的课程 (hidden curriculum), 孩子长期暴露在这些价值观之中, 其中大部分孩子会不假思索地吸收这些价值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听到自己女儿说“我们美国……我们日本”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图画书都是引进的, 孩子们在欣赏那些不可否认的优秀作品时, 是连同文化一同接受下来的。孩子们没有读过原创图画书, 记忆里就没有民族的印痕。”熊亮在回答为什么做中国绘本时说到: “一个人小时候看过听过的东西他永远不会忘, 这就是我做中国绘本的原因, 要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可记忆的中国’。”^[4]。本着这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

收稿日期: 2009-05-06

作者简介: 王萍 (1986-), 女, 山东济南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儿童语言文学与教育研究; 王瑞祥 (1954-), 男, 浙江嵊州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爱, 创作者以传承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未来为己任, 借鉴了壁画、剪纸、木雕、青花、版画、皮影、年画、水墨等传统艺术的艺术特点来介绍已被大家渐渐遗忘的中国文化, “绘本中国”因此问世。换言之, 这是一套带孩子们“回家”的图画书, 一套在图画书引进狂潮中的“稀有品种”。

(二) “绘本中国”浓浓的中国味

1 万物有情

回想我们小时候躺在祖母怀抱, 侧耳倾听一个个美妙的小故事, 那里面的小老鼠、小兔子……都被拟人化, 冠上了人类的衣帽、动作、语言, 跟我们人类可以轻松沟通。“绘本中国”也自然地将各个东西想象成了有灵性的生命, 在形象上作改变较容易赋予事物感情和灵性。如《年》里面“年”是个由孤独组成的怪物, 虽然是怪物, 但作者把“年”画得圆滚滚的, 没有尖锐的线条, 整个脸看起来憨憨的, 就像一个圆圆胖胖的小孩, 这个形象自然缩小了儿童与“年”之间的距离, 会主动跟它对话, 很轻松地把它看成跟我们一样有感情的同类。“年”的感情在听到“新年好”那一刹那迸发, “年”也会不好意思, 也会脸红, 多么可爱的一个形象, 多么纯真的如儿童般的感情。《小石狮》中“小石狮”默默地站在村口, 感受着村子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它记得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就像村子里的一位老人, 深深地思念着离乡的游子, 或许你会忘记“小石狮”的存在, 但是它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透过那一幅幅画面传递出来的浓浓的人情味, 让我们觉得似乎它比人类的感情更加丰富, 似乎它更加懂得人世间的爱与情。

2 气韵生动

我们经常以气韵生动来评价一部好的书法作品或绘画作品, 中国的生动多了几分气韵, “气韵作为一种审美形态, 就是在审美活动中, 审美对象洋溢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生命的活力, 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而且这种生命的波动又具有一定的节奏和规律性。”^[5]由此赋予了生动以流动性、舞蹈感。借用气韵生动来评价图画书, 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 也再合适不过。

“当我们称赞某一作品‘富有气韵’或‘气韵生动’的时候, 其实就是认为、或者只是模糊地感觉到, 该作品表现出了人的生命所向往的充沛、饱满的状态和活跃、灵动的特征。”^[5]《屠龙族》中一条条龙栩栩如生, 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龙也似乎想要跃然于纸上。龙与生俱来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文化符号, 是受整个民族膜拜与迷恋的, 我们是“龙的传人”, 拥有“龙的精神”, 对“龙”的向往铸就了《屠龙族》中一条条充满活力又真实生动的龙的形象。《泥将军》一个小小的泥玩具, 却同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威风凛凛, 看它神奇的样子, 眉毛挤成了倒八字形, 嘴巴张得太大的, 还有斜视的眼神, 还真担心

儿童会被它故作凶狠的样子给吓到。

3 绝对中国

“绘本中国”的创作者本着给孩子留下一个可记忆的中国的想法推出了这一系列图画书, 浓浓的中国味、流露于画上的中国元素、传统的文化韵味自不必多说。那些居住在城市的孩子, 他们的门前没有家树、厨房中没有灶王爷, 他们要在这些故事中得到对正在消逝的民族的直接感知; 那些居住在国外的孩子, 他们没见过兔儿爷, 也不怎么过年, 他们要在这些故事中取得中国的“精神身份证”。“绘本中国”带着所有的孩子回家了, 回到了门前有家树、厨房中有灶王爷、过年过节会收到兔儿爷的家里, 家所在的村口还有“小石狮”露出温馨的笑容记录着孩子们每一刻的喜悦。

《家树》象征着家族, 树由繁盛到枯萎是一个家族由荣到衰的缩影; 《小石狮》是故乡的化身, 故乡永远存有离乡人的记忆, 眺望着远方, 等待归来; 《灶王爷》是中国神仙的代表, 保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平安万福; 《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不管身在何方, 作为一个中国人都不要忘记民族特有的习俗与风味; 《兔儿爷》也代表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习俗; 《泥将军》则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 《屠龙族》则告知我们龙是我们民族的核心文化符号。这一切都是绝对的中国化。

三、“绘本中国”与优秀的图画书之间存在的差异

图画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儿童读物发展水准的重要指标, “绘本中国”的闪亮登场,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希望。但是, 与一些优秀的图画书相比, “绘本中国”还有一定差异,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用图画讲故事的功能方面

真正的图画书“应该看成是一种文学与绘画艺术的综合结晶, 特别是一本真正好的图画书, 即便是将其中的文字完全抽离, 亦可由画面的意象与连接, 清楚传递出完整故事情节及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6], 至少也能让一个不识字的孩子仅凭图画就能“读”出个大意。想要充分证明图画这一传达故事的功能, 我们不得不提到无字书, 无字书没有一个字, 完全靠图画来讲述故事, “而要以纯粹的图画语言演绎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无字书的图画就必须具有更强的解说性, 就是说, 要能让读者透过图画看懂故事”^[1]。无字书更加强调图画的想象功能和连续性。

当然, 我们不会苛刻地要求每一部图画书都可以做到像“无字书”一样。统观“绘本中国”7本作品, 如果将书中的文字抽离, 我们确实会陷入一团雾水中。以《泥将军》为例, 泥将军的造型比较单一, 面部表情也略显单调。因此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准确理解泥将军的心理活动, 如: 在泥将军要被放

进火炉里烧的时候,它还一路高呼:“来吧!”如果省略了文字,我们根本不知道泥将军现在的心情是高兴的,也不会知道面对呼呼号叫的大火炉时的泥将军是害怕的。像这样只能通过文字才能准确感受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自然也就削弱了图画讲故事的功能。相比较而言,作者在《小石狮》这本书中惜墨如金,可能目的就是想用图画“画”出一个唤起我们浓浓乡愁的故事,虽然有丰富的面部表情作铺垫,但是读者如果通篇只看图画,却只能从中领会到局部的心理活动,缺少了保证连续性的“链条”。

(二)图文合一性方面

图画书中存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文字语言,一种是绘画语言,这两种语言都在说话,都在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是表现在图画书中的形式不同,但是却表达了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主题,这就是图画书的“图文合一性”。好的图画书,都是图文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典范,读文字,我们可以自由想象,再去看图画,与自己想象进行比较,感受比较的乐趣,感受由图画延伸出去的美丽。培利·诺德曼认为:“一本图画书至少包含三种故事:文字讲的故事、图画暗示的故事,以及两者结合后所产生的故事。”^[7]图画书之所以能产生第三种阅读乐趣,正是在于图画书中的图与文的奇妙而又独特的组合。方卫平先生在谈及图画书时也说:“在图画书里面,我的理解是,从文学形态上讲,他是文字和美术的相互配合,而且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相互激发的这样一种关系,而不是简单谁说明谁的关系。”^[8]在图画书里,图画可以冲破文字的界限表达文字所表达不了的情景,文字则可体现图画体现不了的含蓄,“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相互说明的关系,而是彼此呼应、交错,形成一种张力——更简洁、更丰富的叙事可能和空间。”^[9]图与文虽然可以各抒己见,但要表达同一个主题。

“绘本中国”在图文合一方面已经是国内原创的上乘之作,但是在某些细节上还是值得商榷。以《灶王爷》为例,书中有这样一幅图画:小女孩端着一碗菜,转身偷偷地看灶王爷,正好看到灶王爷也在看她。我们可以理解为小女孩在故意馋灶王爷,但由文字“奶奶叫我去灶上端菜,我刚用手指拈起一块,想放进嘴里。哎呀!灶王爷正看着我呢”,我们知道图画表达的是小女孩在偷吃。“哎呀!”已经很清楚地讲述出了小姑娘内心的情感,灶王爷在看着自己,知道自己不该偷吃,故“灶王爷正看着我呢”这句话其实可以省略。同样的道理,在另外一幅画面中:灶王爷在看着小女孩和奶奶,小女孩用手指着灶王爷,奶奶脸红红的不敢去看灶王爷。这些足以表达出奶奶的难为情了,因此,“就看到灶王爷正看着她呢。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句话完全可以省略了。

(三)儿童趣味性方面

图画书要适合低幼儿童阅读,需从幼儿的心理

特征出发,文字浅显易懂,图画丰富,当然更要富于童趣。台湾著名图画书作者李瑾伦的《子儿,吐吐》充满了浓浓的童趣。《子儿,吐吐》是一本以幼儿生活中“吃水果,没吐子”的小事作为题材的图画书,描述一只贪吃的猪“胖脸儿”吃了木瓜,没吐子后,所引发对“吃子长树”的担忧、想象、期待、失望以及最后自我安慰一连串的心理反应。因此,幼儿不喜欢平淡和循规蹈矩,他们喜欢不断地“出事”,喜爱令人惊奇和激动人心的故事。另外,图画书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铺陈、结构安排、构图、版式及装帧设计,都需要全面充分地考虑儿童的接受和阅读趣味。

好的图画书应给幼儿带来欢乐的体验,在图画书中,幼儿能进入他们自己的世界,很容易“入境”,女孩们争当童话故事美丽的公主,男孩子倾向于争当童话中勇敢而又有神奇力的斗士。他们在图画书神妙的境界中高兴、忧伤,或拍手大笑,或手舞足蹈,而在这种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我们的孩子正以他们幼小的心灵感受着真善美,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纯粹的阅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阅读生活,阅读其中的乐趣。但“绘本中国”这样深沉、含有较多中国文化元素的图画书,让孩子很难“入境”,也很难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某个角色,或许他们会因为某一幅画面中的某一点而欢笑,但这只是浅层次的乐趣,并不能与他们的生活相融。当然,一部作品有无趣味性,与整部作品要表达的主题和所选择的表现方式有关,所以“绘本中国”想突破趣味性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或许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会听到孩子童真的咯咯笑声。

(四)文字的浅易性方面

图画书的文字要简单明了,前后加起来不足50个字已经司空见惯,其实字不在多少,而在于与图画的配合。除了简洁,图画书的文字读起来还可以尽量突出朗朗上口的味道,例如奥地利著名作家恩斯特·杨德尔的《第五个》中的文字:

门开了 / 一个出来 / 一个进去 / 还剩四个
 门开了 / 一个出来 / 一个进去 / 还剩三个
 门开了 / 一个出来 / 一个进去 / 还剩两个
 门开了 / 一个出来 / 一个进去 / 最后一个
 门开了 / 一个出来 / 独自进去
 医生你好

这样排列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地领会到该书中文字的魅力,读出来也会觉得快乐无比。我们可以想象:可爱的孩子对着书,嘴里念念有词,一只胖胖的小手指着图画中的玩具,另一只胖胖的小手举得高高的,5个手指头藏回去一个,还剩4个,4个手指头藏回去一个,还剩3个……直到胖胖的小手握成一个圆圆的拳头,想想他该是多么地开心,我们也由衷地感谢这部成功的图画书带给我们的快乐。

(下转第53页)

人们实现有效交际。这个层面的语言逻辑属于应用逻辑层面的内容。

此外, 还有: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逻辑 (它与语言逻辑联系在一起, 涉及对自然语言的处理问题)、法律逻辑 (以法律推理为核心的逻辑应用理论)、以及教育逻辑、经济逻辑、博弈逻辑等, 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逻辑新分支目前尚未形成应用理论体系, 尚不能称之为应用逻辑。以此推广地看, 大凡是零散地应用逻辑原理的, 都是逻辑应用, 但不能称之为应用逻辑, 它们应该按其内容分属在不同的学科之中。

尽管逻辑学科的群落可以开放性地发展下去, 但是, 只要我们把握了学科界分的标准, 明确了其间的层次关系, 即便是面对庞大的逻辑学科群落, 我们仍然能够整体而且相对准确地把握它们。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到逻辑与其他学科, 尤其是与其亲缘学科, 比如科学哲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科学、哲学等之间的应有界限。明确了各自学科的主攻方向和范围, 不仅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攻关, 而且其合作的效率也会更高。没有学科界限的研究往往会造成不应有的理论混乱, 乃至至于不必要的研究资源的浪费。

(上接第 40 页)

相比《第五个》文字的简单与顺畅, “绘本中国”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时很难达到同样的高度。《年》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去吓唬那些落单的人。”可能作者是为了追求文字的简洁才选择“落单”这个词。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全球化进程明显, 人们接受新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迅速, 但作为图画书面对的小读者, 低龄儿童在既有的知识水平下是很难理解“落单”的含义的。当小读者不断询问什么是“落单”而又得不到合理、通俗解释的时候, 创作者或许会想还不如多用几个字表达的好。而在另外一部作品《小石狮》中, 故事从小石狮的自述开始: “我是小镇的守护神, 小镇里唯一的石狮子……”一共只有 173 个字, 且质朴到近乎直白, 每一页配合不同的图画, 相信孩子会看懂里面的每一句话, 并从中自娱自乐。

原创图画书, 反映我们本土的生活, 它所包含的中国元素, 所采用的绘画技巧, 都打上了鲜明的中国文化和审美印记。“绘本中国”作为原创图画书的成功之作, 正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着耐人寻味的魅力, 相信读“绘本中国”长大的孩子, 会记得“年”是一个多么可爱而又孤独的小怪物, 会记得曾经有“灶王爷”、“兔儿爷”这样的代表神仙的精灵住在自己家里……这些都是有关古老中国的记忆, 它将留在孩子的大脑深处, 时刻都能唤起一个人的民族自豪感。

[参考文献]

[1] 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441.
[2] 王路. 逻辑的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5.
[3] 王路. 论“必然地得出”[J]. 哲学研究, 1999(10): 51—59.
[4] 王雨田. 逻辑学中怎能没有归纳逻辑[J]. 哲学研究, 2002(3): 72—77.
[5] 陈波, 张建军, 鞠实儿, 等. 中国逻辑学: 回顾、反省与前瞻[N]. 光明日报, 2003—11—4(B3).
[6] N. RESCHER. Topics in Philosophical Logic[M]. Dordrecht—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7] 哈克. 逻辑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1—12.
[8] 陈波. 逻辑哲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9] 胡泽洪. 逻辑的哲学反思: 逻辑哲学专题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0—20.
[10] A. GRAYLING.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Logic[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2—3.
[11] 郑毓信. 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9(3): 81—86.
[12] 王路. 逻辑哲学研究述评[J]. 哲学动态, 2003(4): 25—30.
[13] 刘壮虎. 哲学逻辑概论[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0(1): 22—25.
[14] 冯棉, 李福安, 马钦荣. 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1.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长的教育理念也在提升, 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孩子“识文断字”。而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方兴未艾, 希望在借鉴中外经典的过程中, 其能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 在满足家长需求的同时, 也让孩子们在读过、笑过、乐过之后给他们留下一种美好的、厚重的、为人性打底的、能影响他们一生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彭懿. 图画书一阅读与经典[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
[2] 松居直. 我的图画书论[M]. 季颖, 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47.
[3] 郝广才. 好绘本如何好[M]. 台北: 格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 268.
[4] 熊亮. 我为什么做中国绘本[J]. 超级宝宝, 2007(12): 11.
[5] 朱立元. 美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6] 费声福. 连环画论丛[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67.
[7] 诺德曼. 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 刘凤芯, 译. 台北: 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2000: 268.
[8] 方卫平, 彭懿, 朱自强, 等. 中国儿童文学 5 人谈[M].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01: 34—41.
[9] 方卫平. 细节·巧思·主题及其他——关于原创图画书创作的几点初步思考[J]. 昆明学院学报, 2009 31(1): 21—24.